

吳明中
吳它山水利備論覽書





吳中水利書

單鑄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鎮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種二他其及書利水中吳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四庫全書提要

吳中水利書一卷。宋單鍔撰。鍔字季隱，宜興人。嘉祐四年進士。歐陽修知舉時所取士也。得第以後，不就官，獨留心於吳中水利。嘗獨乘小舟往來於蘇州常州湖州之間，經三十餘年。凡一溝一瀆，無不周覽其源流，考究其形勢，因以所閱歷著為此書。元祐六年，蘇軾知杭州，日常為狀進於朝，會軾為李定、舒亶所劾，逮赴御史臺鞫治，其議遂寢。明永樂中，夏原吉疏吳江水門，濬宜興百瀆。正統中，周忱修築溧陽二壩，皆用鍔說。嘉靖中，歸有光作《吳水利錄》，則稱治太湖不若治松江。鍔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不知揚州蔽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水為民之害，亦為民之利。今以人力遏之，就使太湖乾枯，於民豈為利歟？其說特與鍔異。歲月綿邈，陵谷變遷，地形今古異宜，各據所見以為論要之舊法，未可全執，亦未可全廢，在隨時消息之耳。蘇軾進書狀載東坡集五十九卷中。此書即附其後，書中有併圖以進之語，載於其上，加貼黃云。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鍔別畫。此本刪此貼黃，惟存別畫二字，自為一行。蓋此書久無專刻，志書從東坡集中錄出，此本又從志書錄出，故輾轉舛漏如是也。

吳中水利書

宋 畫 鐸 撰

竊觀三州之水爲害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爲害于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蹟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均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于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爲不可治也間有忠于國志于民深求而力究之然猶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于此而略于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于海自慶歷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伍堰者古所以節宣歛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大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歛販運簰木東入二浙以伍堰爲艱阻因相爲之謀罔給官長以廢伍堰伍堰旣廢則宣歛金陵九陽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于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于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其詳以鍔視其蹟自西伍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

一身也。伍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衆瀆則脈絡。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伍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洩震澤之水。是猶沃水于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決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伍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之先。伍堰之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尙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伍堰猶未爲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二三。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可以見矣。且以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洩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鰐鱠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游鼈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旁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爲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卽未有不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百瀆。監司尤其請。遂鳩工于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東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溝瀆。東南接罨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爲蠡河。遇大旱則淺澗。中旱則流通。又有孟徑。洩滆湖。

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澗塞。其名不可繆舉。夫吳江岸界于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伍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慶歷二年。欲便糧運。遂築此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跡。自可覽也。又睹岸東江尾與海相接處。汙澗。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爲湍流奔湧之地。今爲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捐三州之賦。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先。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茭蘆生矣。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干。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樑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谼。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爲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船開茭蘆爲港。走水仍于下流。又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洩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

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洩衆水入運河立閘門。又北洩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爲石碑閘門。每瀆于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濫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爲百姓所訟。卽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爲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竊見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閘門洩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爲利。然余默雖能言閘門一事。合鍔鄙策。柰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豈止爲一沈披耶。又睹主簿張實進狀言。吳江岸爲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惟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兩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云見函管。但見函管之中皆泥沙。以爲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洩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竊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爲閘門。河下築隄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堤。可以作田園。此洩水利。

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滆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蓋古人亦所以洩長塘湖東入滆湖。洩滆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滆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焉。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惟恐開鑿已田，陰構胥吏皆柂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爲彼豪民計構不行。倘開夾苧干瀆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于三州之田也。鍔于熙寧八年歲遇大旱，竊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邱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爲民田，今爲太湖也。太湖卽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逾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洩，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鍔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千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飢餓丐辱，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舍其廬而逋。至于酒坊處，有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鍔又嘗游下鄉，竊見陂澆之間，亦多邱墓，皆爲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卽高山，則于平地陸野之間，豈卽水穴以危亡魂耶？嘗得唐埋銘于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爲汙澤，今之水不洩如故也。

昨熙寧間檢正張鍔命屬吏殿丞劉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爲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決流水慤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謗謂慤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海口諸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略同慤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滌蕩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人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湖洶湧倒注則于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于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洩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爲千橋既洩矣方誘民以築田圍昔夾賣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壘成圍岸夫水行于地中未能洩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常湧行于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

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使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功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大略。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爲一圖則纖悉若視于指掌之間也。鍔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洩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況措置商稅不爲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准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洩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洩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斗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覲奏請開海口諸浦鍔竊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時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囓之善防者水涇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囗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爲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工則自然上流東下囗去諸浦沙泥矣凡欲疎導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疏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北與吳江兩處分洩積水最爲先務也然鍔觀合開三州諸瀆港不必全籍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

久。人人欲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略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爲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爲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閘門并築一十四條隄制水入江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則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縣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洩水諸港浜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之料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浚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制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者何耶。鍔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堙塞故運河之水常慮走洩入于江湖之間是以制堰以節之今自慶歷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洩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洩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尙存泥中咸謂古爲橋于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運

河之內今之興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鍔以爲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于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洩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洩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洩當于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竊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鳬雁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鍔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蓄水以防旱歲今日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洩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洩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蓄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于人之所未到後之人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鍔竊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卽接太湖昔所以爲此堰者恐洩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鍔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旣不渡舟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竊觀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

此壠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以鍔言爲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一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洩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洩咸上疏言仲淹走洩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反以爲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鍔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睹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鍔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于今日也

貼黃

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鍔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廬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蜺江通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岸土爲干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閘門二十四所用石碑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次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漏湖相連走洩西水入運河下閘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

一次開江陰下江黃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根究臨江湖海諸縣凡洩水諸港瀆並皆疏鑿。

伍堰水利

昔錢舍人公輔爲守金陵嘗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鍔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知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所論伍堰之利害與鍔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爲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爲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大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制牛于堰上挽洩船筏于固城湖之側。又常設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濶塞堰埭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汎漲則園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爲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通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淘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瀆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

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伍堰之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伍堰使上之水不入于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爲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于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跡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奈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鍰答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溧水之水苟復堰使上之水不入于荆溪其餘之水寧有幾耶比之未復十須殺其五六耳難者乃服

按宋神宗元豐間議興水利蘇文忠公知杭州上封事獻單鐸書史不概載且擢中丞李定舒禦効奏非神宗決桑田之詠幾釀大禍矣蓋其時以蘇公見忌而豈有于錄鐸哉易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嗚呼南渡之治可以鑒矣

歸震川曰太湖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松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湖泥填淤反土之患爲民所占所以松江日隘昔人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淞江之勢日失海口遂至堙塞豈非治水之過歟宜興單鐸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伍堰開夾苧干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滌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爲利哉治吳之水宜耑力于松江松江旣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旣入震澤

底定吳地尙有東江婁江與松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松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爲近蓋經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之境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其源近不可比擬揚子江而深闊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他水之患然必令深闊與揚子江埒而後可言復禹之瀆也按此以岷江松江錢塘江爲三江與蔡註不同更參之按太湖禹貢曰震澤爾雅曰具區左傳曰笠澤史記曰五湖皆此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按今湖中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遊湖貢湖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梅梁湖金鼎湖東臯里湖總謂之太湖宜興有三湖太湖滆湖洮湖洮湖又在滆湖西北義興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是謂五湖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

蘇軾

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